

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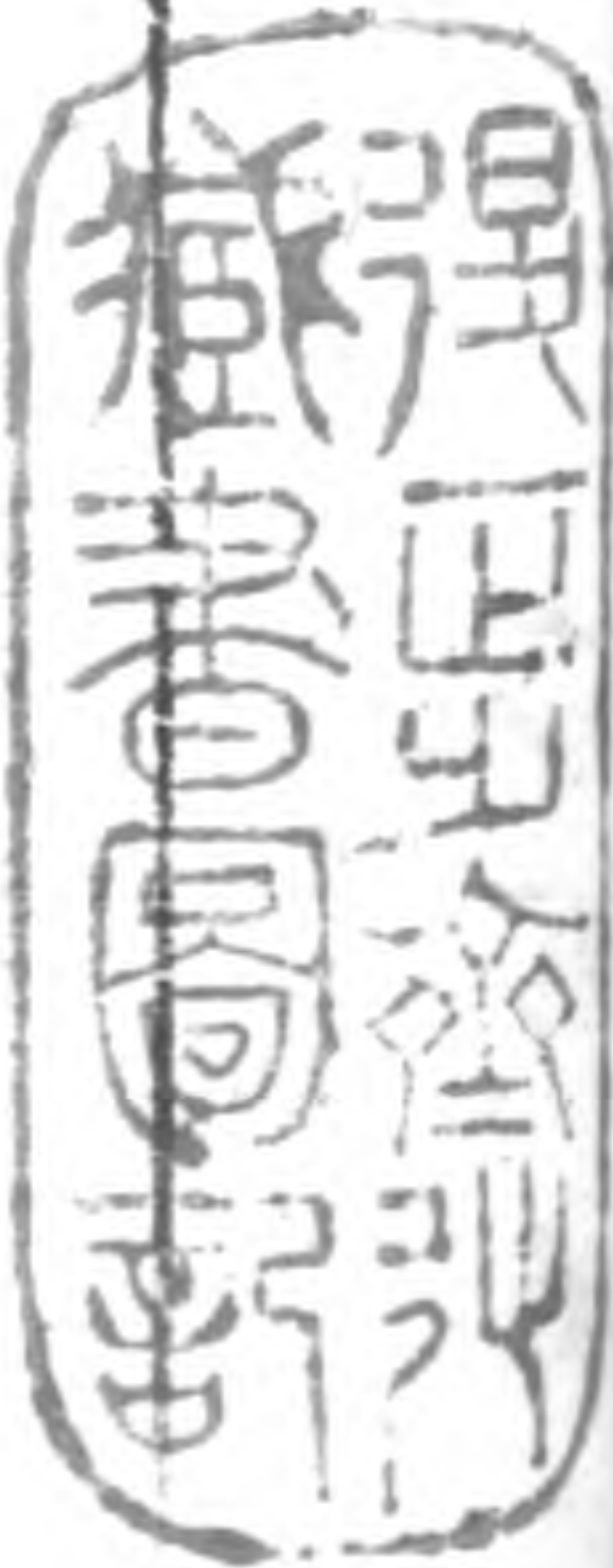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六

重守令

臣切謂治天下之本在安民安民在知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內外庶司百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知之所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者也臣日夜思惟求所以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其幾只在

皇上一存念之間而已夫自秦分天下為郡縣至今



守令為親民之官郡守之任尤重也按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于屏風俯仰視焉其人善惡之迹皆著於名

下以備黜陟是以州縣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重若是也又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剝截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弟子恃倚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

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獄盈虛以稽決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其責成郡守之備又如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嘗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為上賜坐以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欲所激勸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等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必須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又謂吏部尚

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能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教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其實蹟以聞

仁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宣宗皇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觀此則我國朝自祖宗以來郡守責任未嘗不重責成未嘗

不備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奈之何
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終近來因
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科道等官一有知
府之命如同貶謫非惟人輕視之而自視亦
輕甚矣由是要名者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知民
事之當理圖利者惟務剋剝下民而不知民窮
之當恤非惟人心不古亦勢使然也宋儒周惇
頤曰天下執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
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求
天下之民安惟在知守令之賢否而已然今

泛而難知守寡要而易擇守得其人則令有所
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今當朝觀之
年考察已畢其郡守候遷補更調之定宜

勅令吏部將南北直隸及十三省各府知府職名具
列上聞請通書于文華殿御屏各以前項
六條八計按責之使之各盡其職歲令巡按御
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其實蹟以聞下之
吏部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名

上請有能全舉其職者於

御屏職名之下書上考半舉其職書中考不能舉

職者書下考三載之間有下考能奮發舉職者
書之中有中考能全舉職者書之上有怠於成
功者上書之中中書之下三載俱下者黜之果
有九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
之屬六載俱上考者受次擢如僉都御史按察
司使之屬三載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間有
政績卓異者特

賜之圖書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
覲來朝請因御屏上所書名第名之
便殿問以民間疾苦及舉行

聖祖舊典錫之宴而第其等焉是不惟得以

親考其實且因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按察司考覈

歲報之官

勅令務秉公勤從實開具其有因

愛憎為毀譽而

江其實者着吏部都察院糾舉

罷黜夫人之情孰不欲

上之知也孰不欲顯功名於天下也

上不之知功名不顯於天下則窮斯濫矣

皇上書郡守之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

天鑒之在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

上之所知也不敢不為善也行一不善之政也必曰

上之所知也不敢為不善也如此夫既可以安吾民
又可以寓鼓舞作人之機矣至于各知州知縣
等官亦宜

勅令吏部書之于屏上中下考之分別九載六載三
載之考覈各如前例量其品秩而第陞擢之通
著為令以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科道部屬非
歷郡守者不得陞列卿凡京官自五品以下有
未歷外任者許吏部亦量空推補守令以習知
民事如此則
朝廷為親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之官知

朝廷所重皆親民矣守令知所以親民則天下之
民舉安矣

論用人

嘉靖九年

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
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竊惟科貢
皆國家取才正途我

聖祖初制歲貢監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官而
進士但多授以縣丞而已及後進士之選偏重
非惟監生之途輕棄而舉人亦甚輕矣夫司牧
最親民惟州縣而已今天下州縣無慮千三百

餘為正佐之官者進士十不及一舉人不及二
三餘皆歲貢并援例監生以及吏員出身者為
之皆有親民之責者也古人嘗謂一命之士苟
存心以愛物於人何所不濟惟在上之人任用
振作之耳去歲朝覲後

皇上勅諭吏部凡州縣官無分進士舉人監生吏員
但有廉能愛民者許一體推舉擢用庶在位者
各有所奮發而百姓蒙澤也今巡撫官未見一
體推舉振作而反請重進士之選臣竊恐其所
示不廣而與前勅旨相悖戾也夫進士顧名
圖進者固多而恃勢虐民者亦不少若一切以
科名為重而監生之輩盡輕棄之則彼皆不惜
其身無復奮發誰為朝廷盡心撫字百姓邪
伏乞聖明將此本垂覽或令吏部再行議
擬庶取才之途不狹而仁覆天下者廣矣

議郊祀

臣欽承 聖制以 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
丘以祀 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今陰
陽之義未得朕心叵疑仰見 皇上事天誠敬
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

卿士又仰見 皇上溥采公議慎重之至也 臣
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
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 皇上禱萬分一
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

皇上之德對揚休命實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衍
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盡以己意陰
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未
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
不議禮恭惟 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

度誠如 聖制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
勿違者也夫敬 天法 祖其道一而已矣臣
伏願 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
孝斟酌古今慎重典禮則 聖祖神孫光于先
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 聖明垂察焉

虞書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
臣謹按類是祭告于天之名非郊祀常祭
因事而祭告于天倣郊祀之禮為之故曰
類泰誓曰受命文考類于上帝王制曰天
子將出類于上帝皇矣詩曰是類朱熹註

曰將出師祭上帝也觀此則類止是因事祭告于天之名無疑初宋蘇軾主合祭天地之說以為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舉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乃強以已意附會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胡宏遂謂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國朝丘濬謂舜初受命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遂創天地合祭之說自有虞始臣竊謂舜初攝位告祭固無不告地祇之理然無明文不可便謂言天則地在其中若以祭告于神類合于上帝謂之類則不應復云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大凡聖經無明文者皆不可強以已意附會以滋後人之惑

商書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臣謹按魯論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與書文小異夫皇皇后帝明是告天今之為說者因書傳以神后解作后土遂謂商亦合祭天地殊不知此是

湯既放桀告諸侯而述祭告之詞如此便
作總告天地亦非郊祀之常禮也又按唐
杜氏通典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
皆非合祭也明矣

周書召誥用牡于郊牛二

臣謹按孔安國疏曰用牡告立郊位于天
以后稷配故二牛觀此則知二牛者一帝
牛一稷牛也蔡沈註云郊謂祭天地也故
今之說者遂謂二牛一祭天一祭地以周
有合祭之禮誤矣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臣謹按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
熹曰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
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誤殊不
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
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
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
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
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

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臣觀朱熹辯論詩序之非如此丘濬皆置而不錄且謂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狩朝會祭告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卒以詩序為

據以為合祭天地之詩亦固矣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臣謹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天神則昊天上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是也地示則社稷五祀山林

川澤四方百物是也夫天神地示分明對
舉故今祭天神曰昊天上帝而祭地直曰
皇地祇丘濬乃謂天神之祭有昊天上帝
而地示之祭無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于
上帝而無后土復以已意附會謂周禮亦
是天地合祭不亦異乎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
沽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
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
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

臣謹按宋陳襄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
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
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八變以祀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
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官用夾鍾
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三之一變，合陽音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為宮，四變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其說最為有理。或問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

厭勝之術。朱熹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代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又曰：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觀此則諸儒未有以大司樂為非者。惟胡宏以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以為豈君子知

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恠之辭吳澄即謂於五聲止用其四無商聲皆力詆周禮為非蓋二人只緣以合祭為是故以是說陰壞圜丘方澤之禮丘濬因之亦謂周禮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焉可深信夫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既謂不足信將何據哉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臣謹按丘濬曰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禮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謝用休問北郊之禮程頤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藉器用陶甒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用則知別用一服楊復亦謂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

裘遂使後世因是而廢北郊之禮觀此則
 郊天郊地當不一其服也明矣臣竊謂大
 司樂司服皆周禮也大司樂所載本有圜
 丘方澤之制而反不信其所有司服所載
 本無祀地用裘之制而反信其所獨無何
 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臣謹按冬至則日漸長故曰迎長日之至
 漢匡衡等議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
 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
 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
 即陰之象也曰於郊故謂之郊故程頤有
 郊天郊地之說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旒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臣謹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觀此則天地之不可以並事也明矣此

曰則天數曰象天曰明天道則地之不與南郊之祭益又明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狸於泰圻祭地也

臣謹按漢王商等議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狸於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圻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臣謹按天子日至而郊孟春而祈穀于上帝魯避王室郊不於日至而以孟春故天子之禮於孟春祈穀則可以郊則非古禮矣或問郊天冬至當卜邪程頤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臣謹按以郊社並言則社即是后土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是也夫社有大社有王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夫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正以社雖有不同皆地道所在也夫曰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而又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正見得惟天子為能祭天享帝故曰尊天自天子諸侯大夫以下皆得隨所在為社而祭之故曰親地今之為說者以祭社即是祭地北郊方澤之祭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還自有方澤之祭此

定論也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祀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祀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臣謹按秦祀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夫以天地之尊而列之八神且謂天好陰故不祀於園丘而兆於高山之下地好陽故不祀於方丘而兆於澤中之園丘為說悖繆滅學故也

漢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臣謹按成帝作長安南北郊從匡衡議也平帝元始間大司馬王莽奏曰周官天地之

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諛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命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從之

臣謹按馬端臨曰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

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嘗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二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

之陰范史記志則不載親郊之歲月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臣竊謂王莽始合祀天地之說以歲孟春天子親合祭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黷亂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又附會后不省方之言但遣有司奉祭而已夫世祖乃中興之主也而猶采莽議行之何歟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

方丘

臣謹按唐制始雖依周禮為圜丘方丘之制然其間實多不經禮樂志曰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

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特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禮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玄皇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于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

臣謹按章俊卿曰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徃徃率

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會要在元封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璪則欲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款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涓選休成天地並況皆合祭之辭蘇軾則以為有欲常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又

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又按劉安世曰蘇軾於聖人之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竊詳此詩終篇未嘗

有合祭之文議者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災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餘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狀竟不得上程頤曰蘇子瞻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夫郊天地又與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焉豈得同時邪臣又備考宋史元祐初詔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

東坡志林卷之六

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當時是非之在人心槩可見矣

國朝太祖高皇帝吳元年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洪武四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禮成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園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臣謹按我太祖高皇帝初分祭天地曰遵古典禮仰見聖祖復古之心也其園丘方丘各自為圖并陳設神位圖樂章具載存心錄祭祀禮儀

十年復議合祀禮是年十一月冬至始合祀

天地于奉天殿

臣謹按 聖祖御製合祭天地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本禋祀則有南北郊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臣仰惟 聖祖定合祀之禮因時之宜也

十二年正月合祀 天地于 大祀殿

臣謹按 聖祖御製大祀文所載朕自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嘗憂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後洪武十一年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祀

皇天 后土且古人之祀南郊北郊朕度之彼以義



原件短缺

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歲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竊惟天地分祭者先王之禮也我聖祖初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合祭者後世之禮也我

聖祖亦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宜於古而古宜於今而今斟酌損益惟在此心安焉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而天地實祀之大者也古人謂

二祖聖德神功並配 天地百有餘年于茲矣故南郊北郊之分真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而

二聖之分配臣等切恐未能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伏乞 聖明特加慎思慎處然後可以發

勅今將 仁宗皇帝奉 二聖配祭 天地勅諭并告文一通謹錄上呈伏惟 聖明留神覽焉

再議

伏蒙發下禮部會議 郊祀章奏欽奉

聖諭云 二祖並配 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今日所講求以正不當又為之失朕自難違所

見卿等其欲作何以處臣伏讀不勝戰懼臣嘗聞諸古曰非天子不議禮故今日

郊祀之議始終之見悉皆斷自聖心又孰非古禮之正為臣子者若敢倡為非議而莫之將順焉非人類也臣初伏讀發下御製勅諭禮部稿定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天地二分日分祭日月實是遵復聖祖之初制也又定以

大祀殿為孟春祈穀上帝則又不失

聖祖之更制也臣竊自喜慶以為我

皇上一言之決兩全無害在羣臣雖數百奏而莫之及焉謂非大聖人能如是乎獨以

二聖分配竊有所疑焉臣之有所疑者非疑其非古禮也生於心之有未安也夫尊祖配天嚴父以配上帝周公所制之禮也其誰曰不然今奉

聖諭云二祖並配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

是皇上急於行古之道臣豈敢曰不然初

皇上為分祭之議也衆論洶洶以為臣之倡議也臣之責不敢辭幸惟我聖明察臣之心無他也臣非敢避衆論也顧於心有安焉有未安焉耳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建南都以創立基圖

太宗文皇帝建北都以奠安寰宇 祖宗功德之盛
自古以來莫之有加焉我 仁宗皇帝於

太祖為祖 太宗為考故有取於易之殷薦上帝以
配祖考之議而並尊之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而況於 祖宗配享 天地之大事乎故臣
之心竊有所未安也又古之南郊與明堂相去
異所故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可以行禮也今
圜丘之兆宜同 大祀殿於南郊臣竊恐冬至之
祭禮行於報馬而 太宗不與孟春之祭禮行
於祈馬而 太祖不與臣之心有所不安慮

皇上之心必大有所不安者也夫禮不憚於更始而
貴於慮終法乎古不滯乎今師其意不泥其迹
可也恭惟我 皇上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臣伏願

皇上俯賜矜察鑒三代損益之宜著萬世不易之典
臣嘗獻議有曰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
之孝區區報効之誠莫切於是冒昧上言罪當
萬死伏荷 聖慈不即加罪臣無任感 恩悚
懼之至

三議

臣竊謂今日 郊祀之議 聖見已決下禮部
申議在羣臣必將無言也臣反覆思惟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不敢無言也亦不忍無
言也臣而無言則亦猶夫羣臣也非所以盡職
也亦非所以報我 皇上之殊遇也初

皇上議 天地之分祭也實出自 聖心也遵古禮
也復我 聖祖初制也臣猶未敢以輕議也凡
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朕必欲速於行復遲疑
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
及議 祖宗之分配也實非出自 聖心也非
緣人情也非我 仁宗定制也臣益不敢以輕
議也又凡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其事不如寢之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今禮部中
議在羣臣宜必無言也獨臣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故不敢無言不忍無言
也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臣竊惟
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
恐求以復古未免有失於古也

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臣竊惟 聖祖百有

餘年之神座未忍言撤 文祖百有餘年配

天之報未忍言廢恐求以正今未免有失於今也故

臣之愚衷敢以 天地之分祭空從古禮也彰

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也 祖宗之並配宜

從今制也彰我 皇上不愆不忘之心也臣非

敢先後反覆其說也疑貳其心也夫昔議尊崇

之禮也乃三綱五常也三代以來未之能變者

也故臣以為不可但已也所以明父子之道焉

今議 郊祀之禮也乃制度文為也三代以來

未能不變者也故臣以為或在得已也所以遵

宗之道焉仲尼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事猶

成也未遂也願 皇上亮臣之誠不敢欺君於

臣之愚不敢負君宜必有從容慎重之道焉而

況今天變於上民窮於下四方告凶殆無寧日

臣待罪機務之地竊預聞焉每仰歎

聖明之君在上豈宜有其實皆臣下之罪也臣實罪

之首也臣言之是非得失惟

皇上察之身之進退生死惟 皇上命之臣陳見悃

誠冒昧煩瀆不勝懇切戰慄之至

謝 賜大學衍義

臣欽奉

勅諭云朕近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重新刻
印頒賜卿等朕昨作一記文曰格致誠正之方
修齊治平之道逐卷之首一用之以識其書之
所以教人也茲特以一部賜卿輔贊政機之暇
可以翻閱卿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
陳之此朕誦書之意也臣無任感媿無任感媿
臣竊謂有堯舜禹湯之為君必有皋陶伊傅之
為臣恭惟 皇上仁容義執禮敬智別堯舜禹
湯之君也願臣凡愚未能敢望皋陶伊傅之下

風耳臣稽諸堯典曰欽明文思而必曰協和萬
邦舜典曰濬哲文明而必曰庶績咸熙言君道
也天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皋陶謨
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益稷篇曰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言臣道也孔子論大學之道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言君臣
上下凡有均平天下之責者一切自修身始夫
格致誠正所以修此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以
修諸身者舉而錯之耳故自二典三謨而至于
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而已

皇太后聖訓
皇太后聖訓卷之六
皇上責臣以大學之道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陳之
臣愚固有所知然反覆思惟其要只在絜矩而
已朱熹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君子必當因
人心之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額
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矣示儉
約矣省冗費矣蠲租稅矣發倉廩以賑貸矣然
猶頻年四方告凶百姓流移失所孟軻氏曰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已相食矣甚至父子矣
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今 上有明德愛民
之君下無輔理承化之臣而臣實罪之首也

皇上誅斥未之及也而賚賞有加焉且厚望焉臣無
任愧懼無任愧懼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典
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 恩陳謝敢併及焉惟
聖明俯賜亮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嘉禾頌

臣伏見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楫莊田內有嘉禾
一穗而岐者十一莖而二穗者二十進

獻伏蒙

皇上發示內閣臣謹按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堯時孳於畝夏二本同秀殷同本異秀信為聖帝明王之瑞不虛生也恭遇

皇上敬 天勤民稽古正學去冬祈來年于天宗條獲靈雪之應今春親耜田于先晉壘來瑞麥之祥惟 聖德之謙虛卻祥瑞而不有臣伏思天之所賦人不敢違況臣忝列輔臣喜倍恒品敢伸歌頌以相歡謠頌曰我 皇嗣統立民之極文教誕敷烝民粒食宵旰皇皇視民如傷博施

濟衆弗忍告荒 帝德日隆唐虞三代自古休禎于今疊再先集維霰靈雨既零陰陽以和匪曰冥冥天鑒我 皇惟民視聽來年發祥曰豐年應 帝不自有教之教之郊禮復古昭格遲遲戚畹之臣有獻嘉穀普天之下五穀以熟薦于 三殿獻于 兩宮起敬起孝肅肅雖豈曰豐年人民之育永錫祚胤令終有俶

議處宗室

臣伏承 發示與

諸王書諮議處 宗室事宜

皇上推赤心而欲盡親親之道在 諸王宜布公道
而當遵親親之敘也臣謹與禮官時議得

親王 郡王鎮輔奉國中尉之 封各以世
數為之降殺著在 祖訓 聖製謂我

太祖高皇帝定制朕與來者所當遵守也臣等夫復
何言又 聖製近年以來宗室之中有花生子
女甚多混同妃匹所生者我 祖宗不加深究
姑收入 玉牒又與之封爵資其婚嫁

皇上已知之明是宜處之當也該部方議奏自今以
後凡花生子女冠帶婚嫁可省也又議鎮輔奉

國將軍中尉凡犯重罪革為庶人及曾發高墻

放回者其未革爵所生子女止許 請名給與

冠帶養贍婚嫁不許 請封其犯革爵後所生

子女止許 請名不許 請養贍婚嫁又議鎮

輔奉國中尉而下凡嫡子俱許 請封無嫡子

方許以一庶子 請封其餘止許 請名給以

冠帶養贍婚嫁至奉國中尉止許一子 請封

其餘止許 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可也凡

此皆所以節其末流可行也但其所擬俱為未

定之詞合令為歸一之奏以俟 聖斷施行茲

奉 聖製與 諸王共議自後凡朝廷皇子自
第二子皆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
餘各減一等臣等仰見 聖明之意裁節先自
朝廷始所宜 諸王無不思服也臣等伏思孔子
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夫 親王 郡王以下爵封 聖祖既有定制
自後非獲罪戾者未嘗減降臣等竊恐
皇上一旦行之知者以為欲為等殺之宜不知者反
疑失親睦之道故臣等未敢願

皇上遽行之也無已則臣等有一說焉夫今日所慮

宗室之繁衍者非有他也以天下財賦有限供億

之不給耳謹按 大明官制 太祖時文武官

員俱支全俸自永樂元年令在京文武官一品

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

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

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此正因官多

而為之樽節也今合無除禮部前議外再著禮

部奏除 親王照舊外自 郡王以下鎮輔奉

國將軍中尉凡全支俸米者照依在京品官樽

節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

無支者亦量為遞減存其爵封以全親睦之道
減其祿俸以遵樽節之宜如此則上不失
祖宗之舊制下不失宗室之歡心此臣等區區愚
昧之見報効之誠也

謝妻安葬預造壽壙

先該臣妻封一品夫人蔡氏病故該部遵依舊
例照品官造墳料價定數及遵舊例妻故在前
併造夫壙題蒙

欽依差官前去營造今該本布政司造完回奏臣妻
已獲安葬完畢臣自揣猥庸濫叨

恩寵官臣之身而又及臣之妻榮臣之生而又及

臣之死臣將何以為報乎惟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謹陳謝以聞

進女訓詩

臣伏蒙

聖諭臣仰惟聖母慈訓

皇上奏請并欽定授書講書事宜俱至正至當禮
官即當遵奉奏行前奉

欽諭令諸臣作為詩詞臣計之凡二十四人人各四
首已幾及百首故臣不敢煩多重撰集詩詞四

章進覽

后皇降德古有內則明章婦順其儀不忒閨門之化
萬福之原周南召南首三百篇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惟 皇建極式禮莫愆勤
儉孝敬是曰婦德威如之吉四方維則

孝慈大傳 仁孝內訓助我 祖宗肇基啓運迄我
慈仁申錫訓詞必敬必戒永監于茲

詩稱麟趾關雎之應振振公子邦家之慶君子
好逑和樂恭敬 子孫千億祈天永命

請廣儲嗣

臣伏見

皇上請 聖母授 中宮女訓事宜以修內教臣竊
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此誠所當行而天下之
本嗣續為大則尤所當急也恭惟

皇上隆帝王之德當傳付之統上有

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

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在今日所宜

急圖者 皇儲而已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儲嗣

也又古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樛木有逮下之

仁螽斯有和樂之德子孫衆多固其宜也伏惟
中宮皇后正位有年 前星未耀嗣續未蕃天鑒
聖德永錫祚胤固未晚也臣願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年廣為 儲嗣兆祥之計宜

勅禮部舉慎選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 妃嬪以

備侍御或當內教禮儀之行亦各得以相攝佐

也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皇天申錫我

皇上者端在是也臣忝官輔導有懷耿耿伏乞

聖明察臣愚衷 特賜允行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

休也臣不勝願望聽 命之至

謝視祀 天祭器

臣於本月十五日子夜欽蒙

傳諭明晨卯初三刻朕於文華殿視祭器就宣張

少傳來看了方詣 三殿參拜臣聞

命奔趨刻期候 文華殿下先是前殿已陳設新製

圜丘祭器有如金爐玉爵錦幕圭璧祝函帛篚之屬

以至金鐘玉磬賁鼓搏鼓琴瑟簫管祝敵羽籥

千戚之屬左右前後森然整然靡一不具

皇上如期躬親看視時寶炬在堂熏爐在案

皇上周旋折旋詳審制度既又 躬親考擊鍾磬精

審音律金聲玉振洋洋盈耳臣已得竊聞於堂
下矣 皇上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 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圜丘祭器朕已看視特命卿

看視臣謹奏曰此皆出於 皇上敬 天至意

臣謹當遵奉 欽命看視 命賜臣茶臣復叩

頭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臣起而踧躅一時

仰見金璧輝煌燈燭交映恍如身在蓬萊事若

夢寐未敢以為真也既復循旋恭視一應禮器

樂器大小畢審罔敢或遺仰見 聖明制度精

當舉其大不遺乎小法乎古復宜乎今真足稱

我 皇上敬 天之誠左右以臣恭視畢告

皇上始還內詣 三殿行禮臣竊惟記曰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 皇上律天時之宜復

聖祖之制夫事 天之禮雖以簡為貴而禮器大備

實又以多為貴者也非 大聖人盛德其孰能

之臣又伏思自昔人臣有得侍其君宴遊而自

以慶幸無過者茲臣何幸得遇 聖明實千載

非常之遇也又茲得 賜觀祭器如此實千載

非常之觀也故臣敢備述顛末用陳誠悃以著

我 皇上敬 天至誠萬古所當為法以表微

臣答 君至願萬死莫能為報也若曰怙恃

君恩以自誇侈臣實不敢臣之心 皇天鑒之
皇上鑒之者也臣不勝感 恩之至

謝視祀 天龍林御案

本月十七日午刻欽蒙

傳諭宣臣至 文華殿先是殿中陳設新製

園丘正位龍林御案各青金龍衣褥 配位龍椅供

案各錦龍衣褥左右陳設錦幕無算

皇上御 文華殿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呈上敬 天至誠不 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園丘龍林御座朕已看視行

命卿看視臣謹奏曰臣前蒙 聖恩賜觀

園丘祭器茲重蒙 賜觀龍林御座臣無任感戴復

叩頭謝 恩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臣起而

踧踏循旋瞻視仰見 聖明制度俱極精當左

右以臣瞻視畢告 皇上復進臣至後殿臣復

奏曰臣遵奉 欽命瞻視 園丘龍林御案等

器俱極精當足稱我 皇上事 天至誠

皇上諭臣曰此雖出朕事 天之誠實賴卿贊成臣

復奏曰此皆出自 皇上事 天至誠臣豈敢
能與 皇上進日前臣少前復跪復進臣至

御座前以 御札授臣令臣看視 天威嚴重臣
一時不敢展奏曰容臣退外看視 上允之復

命賜臣酒飯臣謹再三叩頭謝而退臣出 文華
殿下方敢端拱展視 御札云即今初寒之候

在工人役恐難做造 園丘大工想已畢工可
著併力僨造 朝日壇工程十一月朔始可暫

止 方丘夕月二處工程待正月十六日即復
舉行二月至五月計有整三月其時和暖必得

其完今止工只着於申前辰後辨料卿可思慮
會勛等行務稱朕體天恤民之意臣即趨出捧

錄 聖諭傳示工所遵行臣切惟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皇上恤民之心一至

如此而又況勤誠事 天之心靡在不存
天心有不昭格者乎臣又伏思前蒙

皇上宣召夜召之恩也今蒙 皇上宣召晝接之禮
也且俱承 賜觀事 天禮樂之器此誠千古

所無史冊未見之 恩遇也臣何以為報乎懼
躍感激之餘不避煩瀆敢復具本陳謝

謝 聖諭欽定冕服

臣前日伏承

聖諭欽定冕服制度已極精當謹因原進圖冊更正
進覽并請下內閣詳議者正欲參衆論以
同制度也稽古帝王巡狩之典必同律禮樂制
度衣服正之是謂大同漢賈誼請易服色興禮
樂以立漢制文帝謙讓未遑後人惜之况冕服
之制又非泛常服色可比

聖諭謂此舉匪輕所以重祭祀耳仰見

皇上事天享帝尊祖敬宗之心無所不用

其極者矣 聖諭欲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

翰林院參以禮科議上施行尤見衆論之公禮
制之大同也又 諭或有非議坐于朕勿得乘

是而毀我忠良誠保愛愚臣之至也臣捧讀不
勝感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今
皇上正服色同制度舉唐虞之盛誰敢為非議者記
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臣愚無
可以效忠良雖殺身無足為補報者夫豈復以
非議為累而重勞

皇上愛念如是哉伏乞 聖明寬慰焉

奉 聖母遊宴

昨日趨東郊視工仰瞻

皇上奉 聖母遊宴登 翔鳳樓眺望行道之人亦

靡不欣欣然瞻仰信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也今日伏承 聖諭奉 聖母遊宴畧去

禮節 聖母甚喜臣切謂仲尼有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聖母慈訓

惟恐 皇上行禮過勞 皇上又以人子順志

承顏為善此皆和之道也臣捧誦 聖諭無任

喜慰臣又伏思 皇上處 宮中所尊 親惟

聖母為至故凡 聖母飲膳起居 皇上日所當知

皇上飲膳起居 聖母日所當知至於羣下

皇上馭之亦宜有道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朱熹釋之曰此小人

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

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臣昔嘗已為

皇上陳之但臣叨蒙傳保 寵任於職萬不能盡以

竭補報然於心惟日拳拳惟

聖明加察留意焉

無逸殿幽風亭議

臣昨晚得工部官捧錄

欽定 豳風亭 無逸殿規制臣仰惟

皇上此等興舉皆三代盛時之氣象也臣嘗聞宋張
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
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
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
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
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
則欲其自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
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而亂

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
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
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
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
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栻之言可謂
善發明矣茲 皇上建 豳風亭 無逸殿誠
得帝王所傳心法之要施為次第誠足以保天
下法萬世者也臣又前日恭視 仁壽宮四傍
尚多空地宜及此時 諭令所司急多取小桑

如法遍為栽植以備將來飼蚕之用其大桑易
土多有不能發生又臣恭視西苑水甚汪洋
所耕耨田地亦宜設為灌溉之法臣謹按書傳
有濬畎澮距川圖宜將耕耨田地分為畎隴倣
溝澮圖引水滋灌若通以桔槔翻水恐近水者
或過濫遠者或不及矣願聖明裁處施行夫
盛典舉於苑中聲教被於天下由是在位良有
司將莫不興起而教化大行矣

君臣同遊

欽蒙

聖諭今春奉

兩宮春游後與卿輩一

遊以仰遵我聖祖丕訓當有宴樂預令臣議
臣感荷聖恩無任慶幸故謹述聖祖同遊
篇以昭我皇上追念聖祖之心率由丕訓
臣下亦宜仰體皇上之心不負

聖祖之訓則

君臣上下兩成其美矣至於用宴樂

實天恩以示慈惠臣等不敢過望故未敢擅

議臣昨恭聞皇上奉聖母遊觀遍于桑田

蓋重民生衣食之本此何等游觀也臣又無任

欣慰茲重承聖諭令臣以同游預擬于來者

臣切謂朱熹有曰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

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制
為宴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先王以禮使臣之
厚於此見矣臣仰惟 聖祖著同游之訓實本
古先王之心 皇上率 聖祖之訓實行古先
王之道臣何幸躬際昌期覩茲盛事請
聖明欽定文職或自三品以上及侍從儒臣武職自
都督以上皆得從游實至願也至於

賜宴請就 便殿

聖駕駐蹕之所列諸臣于

丹墀或用教坊樂錫賚皆出自

聖恩如上天之化工然有非臣下所敢輕擬也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七

議孔子祀典第一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帝王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 命臣領纂修事 欽定名曰祀儀成

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

當以序纂入 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

備載一代之制以為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

古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切惟先師孔

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
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
所議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
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
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
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宋真
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
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
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

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
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
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
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
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
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
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
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

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

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
 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
 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
 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
 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
 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
 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
 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
 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
 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

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
 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
 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
 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
 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
 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
 為宣父又謂為宣尼堊開元又加文與宣
 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
 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

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宥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真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

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

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

拙是随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
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
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
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
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
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
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
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
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
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
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
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
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
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
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
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
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
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
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
而為之者哉且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

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
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
無俟改革惟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
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
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卜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
用官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

一副內籩十簋全豆十蓋全 國朝成化

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 詔增六

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

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為

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

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籩十豆

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

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為

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

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
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
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
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
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
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
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
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
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

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
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
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
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
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
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
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
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

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
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
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
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
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
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
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
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能禾曰宜別設
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
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
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
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
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
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
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
廡下冠屨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

別於闕里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
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
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
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
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
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
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
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

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
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
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
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
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
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
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
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
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
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

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
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
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
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
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
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
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
奉祀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
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知明倫之義
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
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
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
不合而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
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
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
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
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
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

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自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

武効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
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
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
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
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
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
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
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
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
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
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
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
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
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
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
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
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

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

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載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

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蠱騰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耳臣愚以為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



原件短缺

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祝宐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

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

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感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

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徃徃與元定徃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

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漸竟引
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
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
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
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漸不悟此則唯
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
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
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
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

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
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
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
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
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
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
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
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
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

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
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
闕哉

議孔子祀典第二

臣前者因議孔子祀典伏蒙

聖明示臣加體孔子之心而詳之故臣敢采今昔諸
儒正論以

聞夫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辨夫既已詳明矣但以
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

踵訛其誰辨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

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先師則知古
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

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
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

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

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
成之號

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

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為尊孔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于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孔子嘗告魯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然使孔子僭文武之王稱而亂成周封爵之制孔子之心安乎尊孔子者果如是乎夫唐玄宗昏亂之君也元武宗胡虜之長也彼二君之所加號豈足為孔子之輕重乎非

大聖人在上為禮樂之宗主集祀典之大成孰能察悉於此而釐正之哉伏乞

聖明

勅諭禮部議復孔子先聖先師之稱并

下臣奏集議令取正今昔諸儒之論以釋羣疑孔子之靈豈不曰吾生不遇周天子以行吾道一日何幸沒遇

明天子而辨吾誣於千載之後乎尊孔子孰有大於

是乎臣無任悃誠願望之至

議孔子祀典第三

臣因論孔子祀典前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昨又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皆所以發明孔子之心使名
正言順其尊孔子也至矣甚矣習俗之難變愚
夫之難曉也其所自為說者亦曰尊孔子也蓋
喻於利而實未嘗喻於義也仰惟

皇上仁義中正斷之以心所謂唯

聖人能知聖人者也臣愚竊恐

皇上尊孔子之心世之人或有未能盡知者皆懼之
罪也謹著與或人辯論之詞進

覽伏乞并

發禮部集議臣不勝願望之至

先師孔子祀典或問第四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
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
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
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

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造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禮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追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荅曰此

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

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為王奚為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為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荅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夫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為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

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荅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荅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

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荅曰以土梗為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可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臣荅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為尊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

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有聞也祀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

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簣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
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

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荅曰

天地定位

日月陰陽各止其所

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實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
速也宜也

辭避

今早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所奏已欽奉

御批臣本不敢復有所言臣思漢之所論非徒有益

於君上而實有益於臣也夫負荷之際誠人

臣所當自量仰惟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

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萬一位重弗勝日懷憂

畏誠不敢以自用也嘗因內閣缺員已三奏請

臣之心惟聖明知之不敢求人知也漢之言

不亦宜乎其曰兩京大臣之中或家居者舊惟

德惟才必見用於盛世曰疏曰遠勿使遺於

聖朝漢之患於君謀也如此伏乞命其疏名
上請急為簡用如臣之庸劣乞賜退避則國家黜
陟之典明君臣保全之恩至矣臣不勝惶懼
之至

奏謝

臣嘗聞疑人弗任任人弗疑言

君道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臣道也恭惟

皇上虛已宏大任人弗疑凡為臣子敢有行私而懷
不忠之心者則非人類矣臣才不稱位性不通
時故動遭人言重煩聖聽實臣之罪也仰惟

皇上知周百王明見萬里天語諄復人情莫逃凡
有飾詐行私而懷不忠者能不毛寒骨竦乎且
伏承重諭臣等弗可較忌當各益思勉修職
業臣感恩如天地負罪如丘山敢不日加省
勉以圖補報以求無負我

皇上委任之重也

謝陛下侍立

臣節奉

聖諭朕惟朝儀重地華夷畢會之所我
皇祖時內閣錦衣衛官侍立于座之東西蓋在陛下

也此可遵復欽此除禮部會奏已奉 欽命臣
自揣凡才具官內閣仰惟 聖恩遵復

舊制侍立 御傍此實 國朝百餘年來所未見之
寵異也臣切惟大雅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又曰顯顯卬卬如
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仰惟
皇上備顯卬圭璋之德而臣實乏馮翼孝德之助夫
庶遠堂高 聖恩渥矣而器小任大臣實竊懼
焉所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以不勉也又
欽蒙

聖諭令臣侍 朝還宜近前并 示臣在

皇上面前勿遠退去臣不勝感戴又

諭但係領勅者命翰林院官一人捧侍內閣官之後
伺候承 旨授與領勅官回於本班之次臣看
得翰林院官自學士以下及詹事府左右春坊
官皆係堂上官員相應輪流捧 勅臣又看得
本院修撰以下官亦係翰林人數合無通
命輪流捧侍未敢擅便謹請遵行

議祀先聖

臣欽奉 聖諭欲立五帝三王并周孔位於

文華殿東間斷自羲農始具 示臣所以仰見
聖明致使報本之意非臣之愚所能及也臣又伏惟
朱熹大學序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
天立極又中庸序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
統之傳有自來矣又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聖諭所示立位之
意誠為至當然在今日繼古聖王之道統者非
聖明其孰能之臣無任欽仰但南北相向恐
皇上一時瞻拜難於行禮臣愚見願將 文華殿東

間擬隔作九小龕每龕但得今尺有半亦可容
牌以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位俱
南向必用龕以別之者以文武父子也其周公
孔子東西為龕相向別君臣也伏乞

聖裁

謝賜 御筆堂額銀印彩幣

嘉靖十年

臣伏蒙 聖諭目前聞卿自為堂房一名曰榮
恩夫所謂榮得君恩也朕恩

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茲併銀印一枚及彩
帛等物以賜以為吾君臣相慶之意庶見朕意

云耳欽此臣叩頭祇領揣心曷勝謹伏觀

先皇帝手書榮恩堂三字 皇上御筆金書上題

皇考手澤四字扇題 孝子皇帝識五字又銀印篆

刻 賜臣字永嘉張茂恭印六字又 賜臣白

金四鎰彩帛四束并羊酒珍饌大賚異于一朝
殊恩奚止三錫恭惟 皇上至誠贊天地之化

育大道得帝王之心傳一善難名萬方稱聖顧

臣何幸際此亨期臣本草茅驟居輔導厚祿之

外賞賚過多切謂古人畎畝不忘君況為左右

之臣而臣受 恩又為至深者乎故不敢妄為

他費敬用築室京師實所以榮 君之賜亦所

以永圖報荅鴻恩於萬一也臣伏惟 榮恩堂

三字 先皇帝之睿筆也 皇上重加

御筆題識 賜臣廣 先皇帝之恩也銀印刻臣

賜字非惟榮臣之居又所以榮臣之名也金帛羊

酒之加賚榮慶之曲至也臣凡庸一無以佐

皇上之明德而徒屢冒 皇上之榮恩慚媿負山戰

兢集谷茲敬捧 先皇帝睿書 皇帝御筆并

摹刻粧飾 尊奉堂居俾臣得朝夕仰止子孫

保之庶幾賴庇我 先皇帝我 皇上盛德休

光以永終此榮幸也

謝 賜更名及字 御筆大書

臣近蒙 皇上欽更臣名曰孚敬并 賜臣字

曰茂恭臣顧名思義萬有弗稱惟日祇懼茲又

蒙 皇上御筆大直書孚敬茂恭四字為二幅

又大橫書四幅 遣中使 頒賜至閣

御封完密臣初莫知稽首展覩 宸翰淋漓

龍章燦爛無加 御寶閣書輝映日月 恩光陪萬

心神恍如臣驚定喜極載稽首乃敢仰視

大聖人肆筆成書點畫形象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

實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伏思 皇上更臣

之名復 錫之字千古所無之殊恩也 更錫

名字復 御筆大書之以 賜焉尤千古所絕

無也 君父恩遇如此其何能報臣子榮幸其

何能勝臣敬當裝軸并敬臨刻一 尊奉於

欽賜 臣書院 敬一亭左右俾臣子孫仰之一

尊奉於 欽名 臣官邸 榮恩堂左右俾臣朝夕接

目警心率由 聖訓不至於終迷也

召遊西苑

臣謹奏 臣遵奉

欽命稽首頓首恭和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

賦二篇并序伏乞 聖覽序曰惟 皇嗣 統

敬畏 天命治民祗懼廼躬祀先農先蠶肇裡

歲著為令以供 天地宗廟染盛衣服以教天

下又以 大內西苑多有隙地宜稼與桑爰即

文祖仁壽宮前建土穀祗壇後為先蠶壇嘉靖辛卯

春三月己丑 駕臨辯方正位惟嚴是日臣孚

敬臣時奉 命南郊屬工伏承 宣召臣等趨

命至西苑門中使傳呼急臣等益甚惶懼中使以陂

岸縈迂恐臣等奔走不及輒以小舟便渡至則

上御仁壽宮左室臣等入見稽首 上諭曰朕惟農

桑重務于茲建土穀壇蠶室朕將時省觀焉卿

等其計視之臣等謹奉 旨畢臣孚敬奏曰臣

早奉 聖諭欲 賜臣等入視西苑未知即日

駕臨臣等服役南郊趨 命遲違叩頭謝罪臣仰

觀 天顏和悅既懼且喜 駕即發

御昭和殿 傳諭臣等視畢復 命臣等恭視畢趨

入 昭和殿 上御殿左室臣孚敬奏曰臣等

遵奉 欽命即宮後視之殿宇垣墻俱可仍舊

俱極正當 上命賜尚膳監酒飯臣等稽首趨
出 上復令中使齎 賜珍餌一器臣等飽

恩入謝 上進臣至 御榻前以 御製西苑視穀

祇先蠶壇位賦 手授臣孚敬 諭曰此作與

卿等看潤臣孚敬奏請捧出拜觀 上允之臣

等得仰見 大聖人對時育物之心發為經天

緯地之文固不待有傲於七月之詩無逸之書

者也既而臣等復恭捧而入臣孚敬奏曰臣等

伏覩 御製念民生衣食之本而重農桑之勸

此誠舉三代之盛典也臣等何幸身親見之

上曰卿等其廣和以寓儆戒之意臣孚敬奏曰願乞

親灑宸翰分賜臣等以為子孫寶 上曰朕少暇書

賜卿等臣等稽首拜 恩 上又諭曰蠶壇可

止增修具殿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北郊蓆

殿可即傳諭該部撤去不必具奏臣等承

旨畢再稽首而退頃即 駕發 上白馬翰如翠華

仙仗旋陂而還春島晴波祥光交暎浴鳧飛鷺

樂意相涵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其此之謂乎臣等又各自相慶曰

茲何幸而得與此觀也 聖主遭遇之殊恩也

果將何修以為報耶孟軻氏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臣等於皇上仰見之矣宋范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臣等其敢不相與勗諸臣乎敢孤陋無才敢恭和

聖製并紀歲月以對揚 休命云

請復開國勳爵

臣伏蒙 聖諭卿奏劉基子孫已議明襲爵其常遇春等四家亦當查襲臣恭惟

皇上體 聖祖之心而復報功之典天下萬世之公議也臣伏覩 聖祖實錄謹采常遇春李文忠

鄧愈湯和四臣傳畧以獻伏祈 特勅該部復其世爵 皇上法 祖盛心光昭史冊矣臣無任惓惓願望之至又 諭李善長者未知緣何無彼家臣謹并錄善長獲罪 聖祖之故夫臣子忘 君負恩禍孽之來皆其自作此又天下萬世之大戒也

西

卷之四